


我想 放

约



深夜，室内粉红而又柔和的灯光，一遍又一遍地在他们交织一起的裸体上抚过时，这里间，没有空间，没有一切……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想 放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想放纵/皮皮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出版社,2002.11

ISBN 7-204-04442-8

I. 我… II. 皮…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81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8903 号

我想放纵

皮皮 著

出版:内蒙古出版社

印刷:呼和浩特威远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发行:内蒙古出版社

印数:1-5000 册

印数:10 字数:226 千字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4-04442-8/I·800

定价:20.00 元

江南的春末夏初，燥热，多雨，万物盎然，生机勃勃，空气里似乎到处都弥漫着一股充满活力的清新。这是一个色彩丰富而又迷人的季节，也是个令人迷茫、令人捉摸不定的季节。

南国某大学校园。

花园般的校园里万紫千红，百花争艳。清晨，莘莘学子们应和着广播里传来的悦耳的乐曲，开始了晨练，操场上、跑道上，到处都展现着他们英姿勃勃的身影。

林雨露每日照例是第一个跃入跑道的。这个身材颇长，胸脯高耸，有一头好看的齐耳短发，配着那一张白里透红的瓜子脸儿和那一双水灵灵能勾人魂魄的杏仁眼，越发显得秀美动人，男人瞄一眼，难免就要眼花缭乱，动些心思。她的装束打扮极特别，又令人耀眼，晨练时，下身一条紧身短裤，上身乳罩外面穿件薄如蝉翼的背心，雪白的大腿，浑圆的臂膀，加上肚皮上露出的那个圆圆的肚脐眼，在校园大道上旋风般一晃而过，成了人们每日必来欣赏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旋风随即就飘出校

外，向一条乡村小路飘然而去。这是她每日必跑的路程，她偏要跑到那里去干什么？没人去问，她要折腾到她该回来时候才回，而且同样是飘逸的一晃而过。

校园就建在城乡结合部，过了校园，穿过一片拥挤不堪的集贸市场，再穿过一片蔬菜基地，就到了一个小山坡，再往上就是一片茂密的树林，除了学生来这儿玩玩，或成双成对的情侣来这儿寻找他们的感觉，其他人大多对此地不屑一顾。林雨露每日清晨必来一趟，围着山坡跑上几圈，为保持体型的健美，她做健美体操，也练太极拳。然后就钻入树林中，深深呼吸着树林里散发出来的带有一股清新甜美的新鲜空气。做深呼吸，她必挺胸凸肚，有时也弓着腰，做一种她自认为很有感觉的运动。

树林深处，是一片神秘莫测的悠暗天地，是黑夜来临时，成双成对的情侣们尽情倾心销魂的极乐天地。不信就看满地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避孕套之类，就知道此地曾有过何等的风光。特别是再往林深树林稠密处那一左一右两棵有一小水桶般粗细，被人称之为夫妻树的樟树，两棵树紧密的站在一起树冠象情侣正在深吻般相互缠绕着，看一眼就令人怦然心动特别神奇的是，那棵象征着母树的下半部竟然也有一个象女人阴户似的三角圆眼，公树在那个部位也突兀着一个秃秃的小杈，挺挺地直立着。有好事者竟然还在那上面作了些艺术加工，雕塑成了个龟头模样，简直是活灵活现了，女人们瞄一眼，难免就眼热心跳。据传，以前这深山老林居住着两户相邻而居的农民，各有一子一女，从小青梅竹马，互恋着对方，大了以后就谁了离不开谁了。但父母却不允许他们在一起，更不许他们结为夫妻，他们只好偷偷跑到这林子中来幽会，也偷食那令他

们神往已久的禁果。不久就被他们双方的父母知道了。他们也清楚，这禁果一旦偷吃，就会一发而不可收，于是就采取了断然措施，女方的父母要把女儿嫁到远远的湖乡去，男方的父母也要把儿子送到远远的一个亲戚家去当学徒。他们惊骇了、失望了。就带了一瓶毒药水双双跑到这个林子里来，二人商定，要死也要死在一块，决不分离，二人抱着大哭了一场，死前就都脱光了衣服，做了最后一次男女间的事，之后，就拥抱着吃了药。不久，这里就长出了两棵樟树苗，长大了就成了这模样。人们都说，这两棵樟树就是那对男女的化身。这当然是带有极浓的神话色彩。但人世间的事，男女殉情也并非没有，特别是在那封闭的年代，这类事就更不足为奇了。

林雨露又旋风般飘到这夫妻树下，继续做着深呼吸，之后在树下一块草地上躺了一会，然后又躬着身子一上一下做健美体操。眼睛忍不住定定的盯着樟树下部那雕塑物，她象有了一种饥渴感，望那樟树，樟树就突然幻化出一个雄壮健美的身影，那身影像张雄，比林雨露低一届，也准备考研究生的张雄，就常将林雨露带到这夫妻树下，坐着或躺着，或双双深情的注视着那两棵象征着爱情的神树，说着一些百听不厌的情话。张雄虽也有一米八的个头，但瘦骨伶仃，文文静静，脸上也白白净净，被人称为小白脸。小白脸并非涉猎高手，平常除了埋头啃书，就是以每日二十首的速度写那自以为高尚的情诗。白天除了课堂、宿舍难见到他的身影，只有在傍晚、晚餐之后，他才像夜猫子似的，打扮得油头粉面，在女生宿舍这边贼头贼脑的张望，碰到别人，就怯生生地问：“露，露在么？”“去你的露吧！我是替你管露的么？”小白脸往往就遭到一顿奚落、嘲笑。但小白脸为了露，仍紧追不舍。此前，他也曾去找过两三个女

生谈，但因看不惯他那酸溜溜的模样，都对他敬而远之，各走了各的路。

林雨露先前也并没将他看在眼里，与他相识，也纯属偶然。

那是她读大四放暑假时，她与一个刚相识不久的男友去一湖边游泳，由于不知湖水深浅，不慎掉进了一个二米多深的深坑中，本不大熟悉水性的林雨露突然一下沉入了水底，几经挣扎，未冲出水面，男友试图来救，试了几次，自己也差点被水吞没，就上岸大呼小叫了一阵，之后就没了踪影。

等她被救上岸时，人早已失去了知觉，醒来时，旁边坐着一个白白净净的小伙子。问他是谁，他说他叫张雄，也是她的同校校友。他是从这里路过，听到有人落水的消息后拼死把她救上岸的。而那男友从此再没露面，林雨露不禁对那人咬牙切齿，既然连她的生死也不顾，还有何友情、爱情？她对他嗤之以鼻，突然间对张雄产生了好感，俩人从此就你来我去，关系也就密切起来。

终于二人就常相约到这杉树林中来，张雄照例要掏出他白日躲在宿舍里写的那二十首情诗，一首一首不厌其烦的念，诸如什么“心中的维拉斯”、“美丽的安琪儿”、“至尊至爱的美人鱼”……之类，林雨露不禁就感到一阵肉麻，忍不住将那诗一把夺下，揉成团甩了，说：“谁听你那酸溜溜的歪诗，听得人身上起鸡皮疙瘩，还是现实点儿吧。”

“现实？怎么个现实？”小白脸一脸的迷惘，眨巴着眼，不解地揣摸着。这小女人就像一口深不可测的井，那清悠悠的水随着季节的变化，有时热气腾腾，有时却又冷气袭人。林雨露对他的爱从来就没有固定在一个标准上，高兴起来，可以抱着他又亲又吻，拉下脸时，几天难见她一次笑容。

尽管如此，小白脸总是小心翼翼地侍候着她。生怕她象一件珍贵瓷器，不小心就撞破了。开头。他们就常到学校的林荫道上、操场边或其它某个避人的角落悄悄谈谈心。小白脸不大喜欢谈自己的家庭，虽然他有个在市政府当领导的爸爸，却从不愿谈起他。相反，却对母亲倍加赞赏，他说母亲是伟大的，母亲给予了他生命，更多的是给予了他爱。林雨露就说，你父亲不也同样也给予了你生命，给予了你爱么？你只偏激地袒护一方，这不公平。

小白脸就厌恶地大声说：

“我今后不许你提我父亲，我看不惯他对我母亲的那种态度，我们父子之间也从没有平等的交流过，他永远是一尊高高在上、神秘莫测的神，而不是人。终有一日，这尊神说不定就会从云端栽下来，现出他用泥巴塑成的原身，跌得粉身碎骨。”

林雨露并不赞成他如此贬低自己的父亲。

二人由于在观念上存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在争论一些看法、观点时，常常会争得面红耳赤。但林雨露常常会作出些让步，或巧妙地将话题转移到另一个方面，这样气氛就又有了些缓和，话语也稍有了融洽。这时林雨露就会自动停下来，将脸向他靠得很近，鼻息急促的气流已通向了小白脸的鼻翼，林雨露闭上眼，微微张开自己的小嘴，呼吸也随即急促，心跳也加快了許多。

根据林雨露先前多次与他人的体验，接下来应该是惊心动魄，令人神魂颠倒的一刻，男人大多会急不可耐的将嘴唇凑过来，抱着她无休止地狂吻，直到她喘不过气来。接下来的结果也顺理成章，男人的手不安分起来，先伸向胸部，将她的奶摸捏得麻酥酥，又有些生痛，后又渐将手下移，伸向那隐秘处。

终于她就有了有一种欲死欲活的感觉，顺势她就躺在地下，任那男人扯去她的胸罩裤衩，任他们在身上粗暴地啃咬，掀动，直到她大汗淋漓，又觉得得到了充分满足为止。但与小白脸似乎从未掀起过狂风巨浪，等的结果是小白脸飞快地转过了身子，象害了牙疼病似的抱着头说：“好，好！今天就到此为止吧。适可而止，爱情才会甜蜜，明日我还是在这个地方等你。”说完就径直走了，将林雨露抛在这操坪的一角，就象在路上碰到的一个只见过几次面的熟人，握握手，匆匆交谈几句，笑一笑就走了，连句留在他家坐坐的客套话也没有。

望着小白脸匆匆离去的背影，林雨露只好鼻子里哼了一声，骂一句：“书呆子！”就带着一脸的失望和若有所失的愁绪，闷闷地回了宿舍。

以后林雨露就约他来到了这片杉树林子。林雨露还特意作了一番打扮，上身穿露出了膀子，又露出了肚脐眼的背带衫，下身是一条超短裙。那是对男人极有吸引力的一身装束。但小白脸却象视而不见，只望着杉树林发出一声声的感叹：

“想不到这里还有这样一处好地方，那是专为情侣们开辟的一个场所呀，早知道就一定来了。”

来到夫妻树下，小白脸一眼就瞅到了那棵樟树下雕塑的龟头，不禁就有些变色，说：“太不雅了，太不雅了。这是亵渎爱情，居然也有人作此下流勾当。”说完就脱下自己的一件衬衣，将那龟头盖住。

二人交谈了一阵，林雨露见小白脸抱着膀子靠着那树，就说：“把衣穿上吧，别着凉了。那毕竟只是一棵树，你怎能将它拟人化呢？在我眼中，那只是一棵树而已，我从未将它比成哪个男人，只有你才是实实在在有情有欲的真正男人，女人看到

这样的男人才会真正动些心思。”

小白脸就笑，而且忍不住盯了林雨露穿着的那条超短裙一眼，短裙下那条白色的小三角裤将那神秘之处绷得紧紧的，凹凸分明，显出诱人的光泽，边缘还露出几根细软的阴毛。小白脸就象看到了蛇似的忙将眼光移向了别处。然后就说：

“其实我并不冷，还热呢，爱情的火焰已燃烧得我浑身发热了。嘻嘻！”

“热，你为何还抱着膀子？”望着小白脸那健壮的肌腱和宽阔的胸脯，林雨露不禁又有了一种难耐的渴望，身体内有一股热流在奔涌着，呼吸也有些急促起来。

“我这是习惯，习惯，习惯成自然嘛。”

小白脸不再瞄林雨露，就站起来，仔细看那夫妻树缠扰在一起的顶冠。待他转过身来时，他不禁惊呆了。

林雨露已脱掉了超短裙，小三角裤已往下退到了有黑黑一撮的那个部位，上身的背带衫和乳罩也丢到了一边，两只雪白的象发面馒头似的圆滚滚的奶子极有挑逗性地向他炫耀着。

林雨露一边用双手在上身揉搓，一边又要退下小三角裤，说：

“热，热，我也觉得热起来了。”

小白脸忙将眼光又移向另一边，说：“露！别这样！别这样！快穿上衣，别人看见了象什么话。”

林雨露将裤衩退下甩在一边说：

“我要你，要你，你过来吧！你整日谈爱情，爱情，我们就来真正尝一回爱情的甜蜜，你不会拒绝我吧。”

小白脸惊异的跳起来，捡起林雨露的衣服盖住她裸露的身子说：

“爱情是纯洁、神圣的，我不能以这种方式来体现它。我要将我的童贞之身和你的处女贞节留给我们美好的新婚初夜。你穿上衣服吧！我们马上就回去，我们不能再待在这里了。”

说完，小白脸就急步走到了林子外面，边走边说：

“我先走了，你快穿上衣来吧，我在外面等你。”

他们就这样不欢而散，同时也在林雨露心中投下了一层阴影。以至以后多日，林雨露不禁就有了不解的疑惑，这小白脸还是男人吗？是不是存在心理和生理上的障碍？以往，她碰到和经历过的多个男人，还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男人们先是说着热得发烫的爱，说爱她爱得发狂，之后就约她上这片林子，之后就急不可耐地吻她，捏她的奶，脱她的裤，翻天覆地一定要闹个精疲力尽，然后就扬长而去。有个三、五次后就厌倦了，就将她弃之如敝履，就象没她这个人似的，再不见有热得发烫的话送过来，甚至连面也不愿睹了。一个如此，第二个，第三个，以至以后多个，数目连自己也不大记得了，也大致如此。只有在他们需要发泄，需要满足时，他们才会将廉价得一钱不值的爱的情话发疯似的送到她的面前，一旦达到了目的，男人们又去物色新的目标了。

男人们没几个好货，林雨露暗暗咒骂，同时也感到愉悦、满足。男人们在她身上得到了发泄，获得了满足，她也从男人身上获取了最大的快慰。男人抛弃了她，又去获取新的目标，她同时也可抛弃这个男人，又去寻找另一个男人。男人一般是无须费心尽力寻找的，他们大多会主动找上门来，只需你一个眼神，一个微笑，即可会令他们神魂颠倒，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林雨露此时觉得，她在心理和生理上都已无法离开男人了。正如吸食了海洛因，只需二、三次，即可上瘾，一旦上瘾，就

不可遏制。

与男人有了肌肤之亲，也是无法遏制的，身体内那股难耐的燥动，会折磨得你整夜烦躁不安，彻夜难眠。林雨露觉得自己此时就是这样，从头几次的尝试，发展到她对男人有了一种非有不可的依附性，即使男人不来找她，她也非常想找一个男人来聊聊，或者直接作点有肌肤之亲的动作。她觉得她已陷入了这片沼泽地。同时也觉得，她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爱她，她也真正爱他的男人。

小白脸应该说是真心爱她的，杉树林里经历的那一幕，她已真真切切感觉到了。对于她的渴求，小白脸并非没有感觉，而是尊重这种爱，将爱神圣化了。小白脸虽然可爱，但她总觉得这里面还缺少了点什么。

林雨露躬着腰又做了几次深呼吸动作，樟树的那个雕塑在她眼前直挺挺地炫耀着，她觉得那是神圣的化身，人们习惯于向神灵顶礼膜拜，她觉得那也是神灵，女人也应该顶神膜拜。她的眼前又逐渐模糊起来，那棵樟树又幻化出一个身影，那是谁？哦，她想起来，那是汤云鹤，那个幼年时就与她曾有过性体验，不，确切的说，是有过性游戏的伙伴。这是她一生中最初留下的，曾刻骨铭心留在她记忆里的一次深刻印象。虽然当时并未感觉那是一种什么需要，也感觉不到有什么快感，但确实实是那么做了，而且是学着他们父母所做的那么去做。那是汤云鹤给予她的初夜，从那时起，她就觉得，她已变成了一个女人，一个也需要男人的女人。

那一年她六岁。

外婆家住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暑日，父母亲带她去那里度假，小雨露被那里的山水景色迷住了，整日同那里的一班小

伙伴去山林，去河边戏耍，其中一个叫小鹤儿的也只有六、七岁的小男孩整日牵着她的手去山林掏鸟蛋，去河边捉小鱼。

一日，玩得有些热了，鹤儿就说：“下河去洗澡么？”

小雨露说：“我怕水。”

“我教你，下来吧，不到深水里，只到河边上玩。”

说完，就自己先脱掉衣服，露出了小鸡鸡，鹤儿也并不顾忌，说：“怕什么，这里没人看见，脱吧。”

小雨露瞄了鹤儿那小鸡鸡一眼，觉得自己没那东西，怕鹤儿会笑她，就当着她的面不脱。

鹤儿说：“我先下水去游，你脱了衣就来吧。”

鹤儿就在河里“扑通扑通”打起了水。在水里还在喊：

“下来！下来！几好玩，水冰凉的。”

终于禁不住诱惑，小雨露就把衣服脱光了，一步步走到水里。鹤儿把头从水里伸出来，看见光屁股的雨露，下面没有小鸡鸡，光光地，就好奇的瞄着。

小雨露就忙蹲到水里，从河里掏出一团泥向鹤儿甩去，骂着：

“你真坏！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你妈不也是这样么？”

“你爸也有小鸡鸡，我看见他在茅厕里撒过尿，嘻嘻！”鹤儿笑着说。

“男人有，女人都没有。”雨露说。

“那你也是女人啰？你晓得小鸡鸡作什么用的？”鹤儿问。

“屙尿的。”雨露说。

“屁哩，你没有又能屙尿。你猜，还作得什么用？——我晓得。”

“作什么用，你说？”

“我不说。”

“说嘛。”

“好，我告诉你。”

鹤儿把头伸到雨露耳边悄悄说：

“是作种用的。男人把小鸡鸡插到女人肚里，就有了种，就能生孩子。有天夜里，我就看见我爸脱光了衣服，睡在我妈身上，屁股还一掀一掀乱动，压得我妈象害牙疼病一样乱哼哼。”

“那只怕蛮好玩。”

小雨露突然来了兴趣，她瞄了鹤儿的小鸡鸡，象一根小肉条条，就问：

“你会玩么？”

鹤儿说：“我没玩过，你玩不玩。”

小雨露只笑，不作声。鹤儿指着旁边一条小船说：

“我们到那船上去玩好么？”

小雨露就真上了船。俩人面对面坐在船头上，鹤儿先在小雨露的下身摸了几下，又把自己的小鸡鸡用双手摸捏着，只几下，小鸡鸡就象小肉棍棍似的翘了起来，鹤儿就用双手捏着小肉棍同小雨露玩了起来。小雨露拿眼瞄着，还问：

“你爸同你妈也是这样玩的么？”

鹤儿说：“他们不是坐着，是睡着的，爸爸睡上面，妈妈睡下面。”

“那你学他的睡上面，我睡下面看。”

“要得。”

俩人就又在船仓板上学着大人样。又玩了一会，小雨露觉得除了有点痒痒的没有什么味。就说：

“明日再来玩好么？”

“好，好，明日我在这里等你。”

俩人就赶快穿好衣服，一溜烟往家里跑了。

第二日，小雨露当真来了，而鹤儿却好象早已将这件事忘了。在小雨露盼着他来的时候，他却同一帮小伙伴在一条水沟里摸鱼去了。直到第三日，才看到他拿着一只弹弓在打鸟。

小雨露问：“鹤儿，你不跟我玩了么？我那天在船上等了你好久。”

鹤儿迷着一只眼，正瞄准着一只鸟，不耐烦地说：

“我要打鸟呢，我不玩那个了，没味。”

小雨露有些伤心，就捡起一块石头，朝那鸟砸去，鸟“呼”地一下，立即飞得不见了踪影。

鹤儿就跳起脚骂起来：

“妈的，我再不跟你玩了。”

跳起脚想跑，小雨露一把扯住他说：

“还跟我玩一回好么？我回城里后跟你买把玩具手枪。”

鹤儿立即就站住了，忙问：

“能打鸟么？”

“能打，买一把枪，还配一袋子子弹呢。我还跟你买好多好多子弹。”

鹤儿眼里立即放出兴奋的光，歪着头想了一回，就拉着小雨露的手说：

“我们不到船上玩了，到那竹林里去好么？那里没人看见。”

小雨露笑着点了点头，就跟着鹤儿钻进了一片茂密的竹林，选了一块空坪，俩人飞快地又脱掉裤子抱着玩了一回。除了痒痒，仍然觉不出什么滋味。鹤儿就说：

“我们长大了，再玩好么？”

小雨露就问：

“长大了，你还同我玩么？”

“我同你玩，”鹤儿说：“我讨你做媳妇，天天睡一块，天天同你玩。”

小雨露就“扑哧”一声笑了。穿好裤子，俩人又下河摸鱼去了。

只几年，林雨露就觉得自己的身体有了惊人的变化。

象注射了过多的生长素，林雨露身体的发育就如雨后的春笋般，年年都有一个新的变化，连自己也惊奇变得如此之快，还只有十岁，胸部就如发酵的馒头般，一下就冒出了核桃般大的两只肉团，只十二岁，就有了初潮，当然胸脯就已鼓鼓囊囊，象塞了两只皮球。还只上初一，心中就常有了些燥动不安，喜欢同男孩儿坐在一起，放学后，有个男孩儿在身边一路走，是件极愉快的事。在家中，她喜欢围着爸爸转。妈妈不在家时，晚上，她喜欢搬床被子，睡在爸爸身边，爸爸用手轻轻抚摸、爱抚着她。她觉得，只有在爸爸身边她才睡得安稳、舒心。以至以后她遇到了象爸爸年纪一般大的陈培源教授和其他类似的男人，她就难免会情不自禁的产生一种亲切的感觉。她觉得那才是自己所爱的男人。妈同爸在一起呆久了，她没来由的要生出一种忌恨，她觉得同爸呆在一起挺好的，有说有笑。爸有时抱起她，用胡子扎她的脸，吻她的脖子，她“格格”的笑得很甜，很舒心。同妈在一起就没有这种感觉。特别是夜晚，爸同妈睡在一起时，她总觉得烦躁不安，总要侧耳听那边的动静，稍一点响动，她就觉得那是爸同妈在干那种事了。同时算计着时间的长短，干那事要多长时间呢？她算不准，也没法算。脑中

不禁又现出了儿时同鹤儿光着屁股在船上、竹林里玩那事的情景，虽然感觉不到滋味也知道用那肉棍棍对着下身去戳，可见此事是无师自通，是人的一种本能反应。现在总算慢慢懂了，人到了一定阶段，身体发育就慢慢成熟，慢慢就有了需要那事的欲望。初中的生理课本上就有几页写了那事，什么男女生殖器、精子卵子等等，老师上到那几节课时，同学们都暗自嘻嘻笑笑，不敢听。林雨露想听，却也装出怕羞的模样，但老师在讲那几页时，总是轻描淡写，一晃而过，听不出什么头绪，就很令她失望。她这时很想鹤儿，假如此时鹤儿又来跟她做那事，那滋味肯定要好得多，只可惜鹤儿此时不知到哪里去了。几次她到外婆那里去找他，都没见到他的踪影，听外婆说，鹤儿也上初中去了。不然她还要找上她玩上一回的。

林雨露脑中就常想着鹤儿那在船上、竹林中玩着的情景，常象电影似的在脑中一遍一遍的放映着，伴着这快乐而又令人心醉的回忆，不觉就又到了初三。也就是从此时开始，她竟然象中了邪一般，一到夜深人静，就自觉或不自觉的开始了那羞于启齿的行动。她获得了快感，获得了满足。她记得，这是因为那次和妹妹睡一床时，才突然有了的这种感觉。

那一日，家中来了客人，妈要她同妹妹二人合睡一床。半夜，在睡梦中她突然感到下身那地方有一种很舒服、很有滋味的感觉，一摸，原来是妹妹的一只脚正放在她下身上，几经踢蹬磨擦，下身就有了极强烈的渴望，她不禁就将妹妹的那只脚夹紧，越夹紧，这渴望就越迫切，以至难以自制，忍不住偷偷呻吟起来。好一阵才慢慢平复。尝到了这滋味，以后就一发而不可收，她每晚必用一只硬硬的东西放在下面夹紧，以此获得快感。久而久之，只要一见到硬物，木棍，花绿水瓶之类，心